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四十八回 施法術驚嚇姦夫 救烈婦父女感謝

話說王楚江見東西又有兩個奇鬼截住去路，有心再要回進陳家，他方才已經要送進衙門，那裡還會得？正在進退無路之際，又見屋上躡下一鬼，馬前人身，身上赤條條的一絲不掛，手中也拿著鐵鏈，嘴裡咕嚕咕嚕的，不知說些什麼東西。楚江一見，叫聲「不好」！跌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其時更深夜靜，路上沒有行人，他一躺直到天明，有人瞧見，摸他胸口，微有氣息，灌醒轉來，送他回家不題。陳員外自從把楚江趕走，就喝令家人把蓮香捆縛好，要吊在後面空屋裡，將他活活餓死。濟公一擺手道：「且慢！他的事情倒還是小事，現在先要把你媳婦前後被他陷害的緣故，令他說個明白。」陳員外詫異道：「王氏的事情，是另一個人，不於他的。」濟公哈哈笑道：「你還認你媳婦真是個壞人嗎？」用手一指蓮香道：「吾與他無冤無仇，他有姦情，本不干吾事的，吾何必來打破他機關？因為昨天在此路過，見你家中一股怨氣直沖霄漢，吾一按靈光，就知道你媳婦的含冤負屈，都是他一個人弄出來，所以借討銀子進你家門，給你理明白這件冤案。你快些問他罷。」陳員外這才明白，回頭對蓮香道：「你從實說來，還可免你一死；如若不說，我就把你這賤人活活釘死。」蓮香一想：事到其間，不說也不行的了。於是就把如何同王氏不對，如何王氏瞧破他機關，如何與王楚江密謀，如何偷他東西藏在王升箱中，從頭至尾，一句不漏。濟公哈哈一笑道：「陳員外，你聽明白沒有？嗣後你可知道你媳婦的冤枉了？」

陳員外聽到這裡，趕忙的跑去敲王氏的房門。其夜王氏一個人在房中，且哭且怨。自想：我一身清白，在娘家的時候，人人欽敬，沒個說我壞話的。自從嫁到這裡，也有一年開外，婆婆在日，待我極好，自他老人家死了，公公就娶了這個煙花女。他一進門，就給我不對，公公也被他說得耳朵軟，把我恨起來，現在他索性下此毒手，栽贓害我，丈夫又不在家中，我死了也終身抱了不白之冤。愈思愈憤，立起身來，就解了一條帶子套在樑上，打了一個死結，把自己衣裳穿好，取鏡子照了一照，「咳」了一聲，眼淚汪汪，把頭鑽進帶子圈中，用力下墜，那知一用力，帶子就斷。心想：真詫異，怎麼這樣粗的絲帶，就會吊不起吾的身體？或者這帶子已舊了。於是從新開了衣箱，從新取出兩根新帶子，仍掛在樑上。自己以為這帶子是新織成的，斷不會斷的了，不料方結好結子，把手一拉一試，又齊齊的斷了。這一回到吃驚了，自言道：怎麼新帶子也會斷去？或者真有祖宗神靈默佑，不許我死去不成？正要再尋帶子，忽聞屋上說道：「王氏，你莫要自尋短見，你的冤枉已經明白了。我並不是你祖宗，也不是陳氏的祖先，是夜遊神經過這裡，知道你冤枉，所以把你帶子給你拉斷，你切莫想不開。你的冤枉已明白了，不久你公公就要進來消你氣了。」

王氏是個女流，初聽得屋上有說話聲，還認是人哩，後來聽到夜遊神三字，就嚇得戰戰兢兢跌做一團，連尋死的心思，都丟到九霄雲外去了。不到一刻，就聽門外有人敲門，嘴裡嚷道：「媳婦媳婦！你的冤枉明白了，你快快不要尋死。」王氏一聽，就是他公公的聲音。有心去答應，恨他素日聽了蓮香一面之詞，把他糟蹋；有心不答應，又是翁媳，情誼攸關。正在躊躇為難之際，門外陳員外叫了幾聲，不見答應，以為王氏必定吊死的了，一著急，用腳把門踢開。闖進來一看，見王氏坐在東邊椅子上，樑上掛著兩條新帶子，已經齊齊中斷，忙以手加額道：「天保佑！天保佑！我的好媳婦不曾冤枉死。」王氏原是書家出身，素來於尊卑長幼之禮毫不失節，見公公進來，急忙站起，立在旁邊，兩手拍著自己衣襟，淚汪汪垂頭不語。陳員外正指手畫腳說話，忽聞屋上說道：「我乃夜遊神也。陳瑜慶，你聽了愛妾一面之詞，險些屈殺了好人，我特來給你把罪名記在簿上，回奏天庭，折你陽壽一紀。」陳員外聽了，忙跪在地下懇求道：「尊神聽真，弟子陳瑜慶一時糊塗，聽了賤妾一面之詞，幾把好人屈殺，但此並非我弟子有心做的罪過。現在幸有聖僧前來，把這事給吾分明白，都是那賤妾同姦夫王楚江做下的奸計，陷害王氏。我已把姦夫趕出門外，奸婦捆縛處治了。」屋上又說道：「這事雖是奸婦所為，究因你好色之故，不娶名門淑女，去娶煙花賤婦的緣故。幸吾神路過此地，把他上吊的帶子弄斷，否則這個賢淑貞節婦人，早已到閻王殿上控告你了。你嗣後不可再蹈前轍，一味的貪圖美色，戒之戒之！我神有事，就此去也。」說畢寂然。陳員外那裡知道是濟公作法，差五鬼冒充夜遊神嚇他，使他下一次不敢娶煙花女，保全王氏。所以他聽了屋上告誡的說話，雙膝跪地，磕頭如搗蒜，直至毫無聲息方才起身；又對著王氏用一番好話再三安慰。王氏見大冤已白，也就轉悲為喜。

其時四野雞聲高唱，天已漸明，陳員外見王氏點頭，這才跑到外面書房中來，見濟公已經起身，蓮香捆縛手足躺在地上，立刻命家人：「搭他到後面空房中，吊在樑上，待我慢慢的處治他！」一面叫家人擺酒。濟公是從來不洗臉的，見酒已擺好，即坐在上首裡大喝大嚼。陳員外陪著，心中感激和尚，想報答他，就叫人到後面庫房中取銀五百兩。家人領命，不多時，你也捧一包，我也捧一包，放在桌子上。濟公道：「員外，你這銀子莫非還我的嗎？」陳員外道：「正是。我幸虧大師傅慈悲，得把姦情辨別明白，救我媳婦的性命。我心中實在過意不去，這些須銀子，就作為謝儀，請師傅收了罷。」濟公呵呵笑道：「我是出家人，到處募化，用不著銀子的。你要送吾，倒還是送給你媳婦的娘家罷，他家世代書香，不過少了這種東西。你把這些送了他，一則好幫幫他用度，二則也可消消他的氣。」正在說話之際，忽外面家人報道：「王親家到了。」陳員外忙到外面去迎接。只見王老頭兒氣吁吁滿頭是汗，一時連話都說不出來。

原來王伯俞父子三人都在外面處館，離家都有三四里，家中只有媳婦三個。昨天陳員外差人去咨照，說他女兒不端。婆媳聽了，都嚇得沒主意，忙去尋鄰舍下家，請一個人到王伯俞館中，關照此事。一時沒人空閒，直到上燈以後，方才有個六七歲的兒童前去，及至館中，已有二更時候。王伯俞早已睡覺，夢中驚醒，立即披了衣裳，往外就跑。跑了一夜，趕到家中，已是天明。老婆子同著兩個媳婦，也一夜沒有睡覺。王伯俞到家，問明情節，坐也不坐，慌忙就走。他想：女兒素來貞節，怎麼就會作此不端？如像他果然做了，我也沒臉再活，同他一塊兒死了也罷；如其人家陷害他、冤枉他，我就拚著老命，給他申冤。所以一口氣跑到陳家。陳家家人正在門外，遠遠望見，就去報與員外知道。陳員外一得信，立即迎出來，面帶春風，說道：「親翁，你來了嗎？」王伯俞氣吁吁的並不回言，往裡就走，方踏上客廳階石，一口氣急得回不轉來，翻身跌倒，直挺挺的躺在地上。陳員外趕緊上前攙扶，已是不及，仔細一瞧，氣也沒了，身體也冷了。大驚道：「怎麼跌下就會死的？」一霎時裡面王氏得信，趕出來一看，父親已是如此景象，不由的心中悲痛，扶屍大哭。

陳員外嚇得目定口呆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過了一刻，這才「咳」了一聲道：「我命中注定要遭場人命，這是不好倔強的，這個官司是吃定了。」和尚坐在牀上只是喝酒，頭也不回過去瞧瞧。陳員外遠遠望了他一眼，心中想道：出家人以慈悲為本，人家死了人，遭了人命，他仍坐在那裡吃酒，連惻隱心都沒有，豈不是個鐵石心腸？豈知還沒想完，和尚早已知道，就說道：「陳員外，你瞧我和尚是個鐵石心腸嗎？我和尚的心最軟，人家如果真死了，我一悽慘哭起來，比他女兒還利害三分哩！因為他不是真死，所以我只管在此飲酒。」陳員外道：「師傅，你沒過去瞧他，也怪不得你；我是仔細看過，氣也沒了，身也冷了，怎麼說是不死？」濟公道：「這是氣閉，不是真死。因為他年高性急，走了遠路，上焦的氣同下焦的氣接不到，一時氣塞，孔竅閉住，所以就像死了一般，其實並不是真死。」陳員外道：「師傅既知他不是真死，就請你老人家慈悲慈悲，給他治治罷。」濟公道：「容易，容易！」說罷，就在身畔取出一塊藥來，納入口中嚼爛，吐於手掌之中，取了半杯冷茶，走過來把王伯俞的牙關撬開了，把嚼爛的丹藥安放口中，用茶灌送入肚。不到片刻，就聽王伯俞肚腹咕嚕咕嚕響，「啊呀」一聲坐起來，倒嚇了旁人一跳。

陳員外正要問他，他先說道：「我的女兒呢？」王氏在旁答道：「女兒在此。」王伯俞道：「你還沒兒呀？莫非你我在睡夢中相見不成？」王氏道：「女兒不死，我的冤枉已經明白了。」就把以往之事細細說了一遍。王伯俞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天神保佑！」立起身就對王氏道：「那位師傅在那裡？我要見他。」王氏用手一指濟公道：「這位就是。」王伯俞忙過來給濟公磕頭。回頭又手招王氏道：「女兒，你也應該過來謝謝師傅救命之恩。」王氏也即踮步過來行禮。濟公攔住道：「小事一團，不便行禮。」

」陳員外過來，執著王伯俞手道其歉仄，又告訴他方才濟公用藥救他之事，王伯俞感激非常，從新給濟公磕頭。陳員外又叫重整杯盤，於是又吃酒談心，直吃到午後，濟公這才起身告辭。陳員外那裡肯放走，定要留他多住幾天。濟公道：「我這一回出來，原本去幫助官兵捉拿小西天強盜，給徒弟悟緣報仇，他們都等候在那裡，不能多耽延時候。待我捉了強盜，回頭再見罷。」說罷，往外就走。陳員外攔他不住，也是沒法，只得送出大門，彼此作別。後來陳員外就把周蓮香責了一番，趕逐出門，格外的敬重王氏。王氏在房中供了濟公長位，朝夕拜祝，此話休題。

話說濟公出了陳家，望東趕行，忽見大路之旁，一人拉著明晃晃的刀立著。濟公一笑道：「你倒還在這裡嗎？」未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